



◆ The Sacrifice of 198

罗伤

Suffering Sad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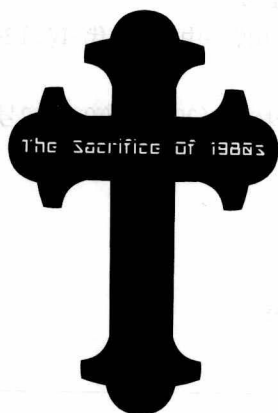
80 余

袁永海 著

57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1247.57
Y922



羅伤
Suffering Sadness
80 祭

The Sacrifice of 1988s 袁永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SENI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罹伤) 80祭/袁永海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01-9
I. 8…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0432号

书 名:	(罹伤) 80祭
作 者:	袁永海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 - mail:	rmszbs@pubicl.km.yn.cn

任务团队:	SEDUCE工作室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玉波狄
封面设计:	罗亚塔尔 (SEDUCE工作室)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08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801-9
定 价:	2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代序

为了忘却的祭奠

从一大堆的投稿中点开老海这篇文的时候，我正在意气风发地舔着一支长约六点五公分的和路雪。

那是一个可以热死无数母狗的下午，窗外阳光扑打着大地，掷地有声。稿子的视窗弹开，呈现出一段简洁洗练但是非常后现代的开头，然后我就无法自拔地陷入到这个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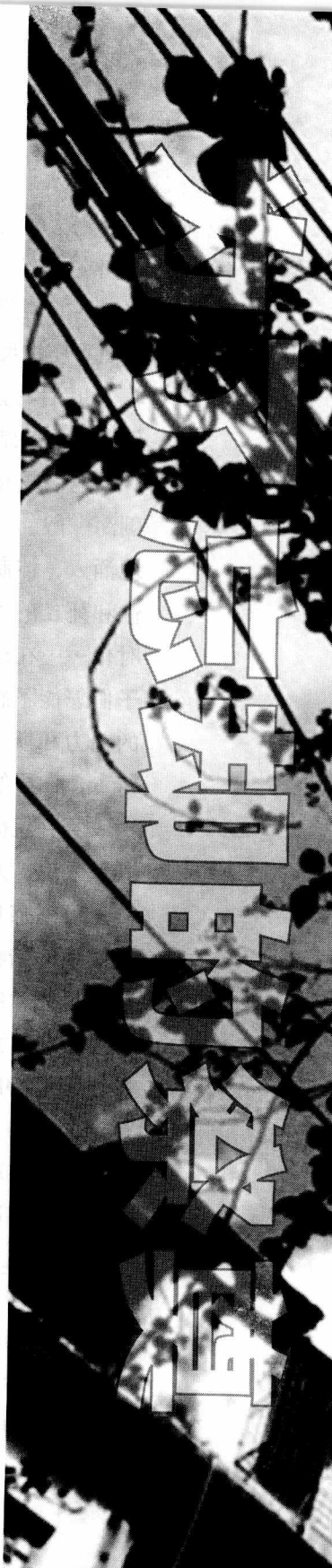
阴谋，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你在北京工作室的空调之夏里先是大汗淋漓继而再感到天地都为之一颤的寒意的话，那就一定会是——冰火九重天？不不不，不是这样很黄很暴力的段子，我要说的是这本小说。

对于一个经常被各式各样蹩脚稿件摧残的策划编辑来说，这样一部文笔飘逸流畅和立意深刻的稿件无疑是一种超度和救赎，所以我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义无反顾地专注其中。

安妮宝贝说写作近似一种内心的摆渡，由此岸到达彼岸的过程，对读者和作者都是如此。

开始只是揣着好奇默默无言地翻看，继而大笑其中某些戏剧性桥段。抱着一点点幸灾乐祸的劣根性，隐秘地、不动声色地观望故事中的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如何尴尬的生存状态如何严苛的就业形势，长日盯着荧屏上的文字不愿与人说话，然后想起《食神》里，飞扬跋扈的史蒂芬周一脸阴笑地对一个配角说：读书读得好，要饭要到老……

当今的毕业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早就不



是鲜为人知的隐晦话题，啃老、家里蹲、考研、NEET，年轻的孩子们在没有喘息的余地被推往更高的风浪……故事中的一切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真实，却有隔岸观火的距离，存在着种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反讽趣味。

80 后的孩子是在一个时代的夹缝中诞生的，那是一个相对严谨保守时代的结束和一个相对开放而浮躁的时代的开始。

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物欲风潮排山倒海一般的冲刷和洗礼。改革开放，西方激进和颓靡的思想大范围地涌入，体制自身的动荡和变革。关于金钱的、关于物质的、关于性和死亡的不同观念，从铁饭碗到岗位合同制，从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在这样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那些被疏离被隔膜被戕害的孩子们怎能不感到压抑和迷失？然而他们亲生的父母却又将大把大把的精力和期望强加在这些弱小的独生动物身上，百般呵护却又肆意苛责，你要他们如何自持？

所有貌似和谐的家庭之下被人忽略的问题，老海用他的文字将其无限地扩大，让所有的矛盾和疼痛昭然若揭。

可以感觉得到，老海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将每一位读者都当做他的猎物的。他先是用那些带着淡淡忧伤的迷离情感来吸引我们的目光，继而又用 Fashion 到称得上前卫和新锐的话题将我们诱入精心设计好的圈套，继而又用酣畅淋漓到让那些稍微保守一些的孩子面红心跳的火辣描写来把我们紧紧套牢，最后将愉悦人心调侃生活的大幕轰然揭开，然后读者们的笑声停止了，猎奇凑热闹的心情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怅惘与沉默。

这本书所要倾诉的，就是这样一个写给 80 后孩子们的故事。让人沉醉，让人心碎，让人在深度的思量与自嘲之后欲哭无泪。

无知者无畏，有时候也曾经想过把如此美好的花花世界扒得这么赤裸裸的扔到读者面前，是否是件好事……

记得在跟圈内的几位编辑探讨选题的时候，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冲突和争执，万般愤慨之下写了《怒批青春小说十大罪状》的文，

换来的结果是更多的读者乃至编辑的群起而攻。

这样一个青春书稿畅行其道的市场环境就显得你一个编辑遗世独立、另类清醒了？

犯得着这样么？

我们 80 后得罪谁了？

我们就不想做真的猛士怎么了？

干吗非要我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让所有的以 80 和 90 后的孩子们为主要读者群的小说都停留在盗墓、玄幻的癫狂幻想以及嘻嘻哈哈的日韩式言情有什么不好？

谁说的小说一定要拷问灵魂？谁说的小说一定要寓意深刻？

有时候面对读者这样义正词严的拷问，即使厚颜再厚颜如我的编辑可能也要沉默。

Time and time again , I ask myself :

这样的稿子我竟然也要把它包装出版到底是何居心？

纲哥有个专门反讽相声界的段子，观点大概就是相声本来就是用来娱乐大众的，它固然可以劝人向善，但是教育人必然不是相声的本职工作。

图书呢？那图书又如何？图书是不是就不应该反反“三俗”？

文艺复兴、新文学革命，哪一个大的时代变革没有通过图书传播过思想？

图书是作为意识和经验的载体存在的，为何一定要拿来娱乐大众？

牛刀固然可以杀鸡，但是杀鸡肯定不是牛刀的本来功用。图书把大众都娱乐了，那还要电视、电影这些其他媒体干吗？

或许在这个青春市场沉痾俗鄙比比皆是的出版领域，正是需要这样一部可以让那些读者们癫笑狂哭，可以听到晨钟暮鼓的文字。

那些故事中爱过、恨过、疯狂过的人，已经在纸上轰轰烈烈地表演了一轮。犹如倒映在镜子中的我们自己，我们那时年轻漂亮，在初次相识的某个瞬间激情和青春喷薄而出，如此轻率而又如此强烈，以致现在当我们的激情已经冷却，理想已经幻灭之后还是无法完全忘却故事中经历过的震撼。那些关于青春和理想的矜持与疼痛，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别样繁华，并且在许多年后依然鲜明。黄金时代早就成为历史，白银时代也都过去，青铜时代正在不可避免地流失，80后的孩子们又将迎来怎样艰深寒冷的黑铁时代我们尚未可知。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没有人认为你是80后就会可怜你，或许正因为你是80后，所以你在生存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1985年生的孩子都开始工作了、离开温床了、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日子将不可避免地归于庸碌。那些曾让我们胸中激荡的情愫也可能很快就会锁进记忆的深宫别院。

就让这样一部小说，来祭奠那些已经或者正在被我们忘却的青春岁月吧！

O.V.Reuentall

罗严塔尔

2008.6

Suffering Sadness

The Sacrifice Of 1980S



我走在月牙街上。

车流人涌的月牙街使我陷于迷幻。

这些日子，我经常溜到这一带闲逛。我走进一家又一家时尚卖场，不买任何东西，仅仅是浏览，偶尔瞅一眼某个走光的MM，但从不找茬与她们搭讪，就那样踽踽地逛下去，一直逛到金鱼桥南，或者更远。逛到很累，逛到华灯初上，逛到干涸的嗓子冒烟，欲哭无泪，直到逛不动，要死，最后找一处僻静地方歇息。

我忽然想起了滴滴，滴滴像我一样，离开校园便沦为了NEET（NEET一词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英国，是英语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首字母的缩略语，原意是“不读书，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训”的“三无”人员。即为现在所说的“家里蹲”。）族。我好久没与她联系了，她现在还好吗？

我掏出了手机，手写，问她，你还是滴滴吗？发过去。

滴滴很快回了信息，问我是谁。

滴滴给我带来了些许兴奋，我告诉她我是响舞啊。

是傲慢帅气踌躇满志的舞哥吗？

滴滴的手指永远那么电。

不是，那个舞哥死了。

你现在怎么样？

活着。你呢？

我想死。

哈……是因为那两个人吧！

是。

说来听听。

昨天夜里我裸聊了，和一个叫阡陌的女人，我们正拟玩的时候，那个男人闯进来……他太讨厌，太过分了，侵害了别人隐私不说，竟还理直气壮，我和他发生了战争。

仅是个序幕而已嘛，更残酷的应该还在后面，哼……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呦！

可我不想继续啊，他们毕竟是老爸老妈，以后如何相处？

先别郁闷了，为这点小事不值得，来我这吧，我来救你。

滴滴住在山水庭院小区，那里一律的高层商房，远离市中心。我钻出 TAXI，疲累暂离我而去，乘电梯直奔 2202。迎接我的果然是滴滴，一见面她便给我来一个热烈的拥吻，吓得我直推她。滴滴咯咯地娇笑。滴滴告诉我说，不用怕，那是她租的房子，她家的那两个人已无法干涉到她。两室一厅，九十几平，一室自己用，一室钟点房，这便是滴滴临时的住所。滴滴活得好酷，好飒，好闲，让我欷歔摇头。我们的第一次做爱没有什么特别仪式，看着电脑屏上某个知名影星成名前的 A 片，我们就顺其自然地相互抚摩起来。与那个影星是做作相比，滴滴显得很真，滴滴的呼吸，尖叫，啃咬，抓挠和扭动，都那么真切地发自肺腑。随着情节的不断升级，我渐渐进入到角色。

罗伤祭

80

Suffering Sadness

The Sacrifice Of 1980S



滴滴的体液丰沛，清澈，像蜂蜜，很快将我淹没，融化……滴滴果真是我的药。

晚上8点钟来了两个房客，是两个求租钟点房的大学生，如饥似渴的神情。我听见滴滴和他们交涉，一小时五十，两小时八十，三小时一百，整夜二百。两人说只用一小时，一小时后他们回校，女生要看刘翔直播。滴滴收了钱，带他们进了房间。滴滴就是这样过活，自在，消闲，讲档次，什么都论个品牌品位。滴滴说，那两个人——就是她父母已向她妥协，她已是彻底的胜利者，只要她不学坏，每月愿意拿出2000元贴补她。两个学生的工作在钟点房间里如火如荼，呢喃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仰躺在床上，呆望浅绿色的屋顶和圆圆的白玉兰顶灯。滴滴紧挨我侧卧，手轻抚我下身的鸟儿。外面渐浓的夜色，给我们的呼吸增加了糖分。我们心有灵犀，缄默无语，彼此感受对方，静静领悟此刻天籁的惬意。

这一刻能留多久？我们不管。

两个“少年”生还是大一的孩子，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哪里晓得理想状态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差距？校园是熟悉的，安全的，充满幻想的，祝愿他们永远别长大。我萌生了考研的冲动，重回学校，加入他们的行列。滴滴不屑地笑，滴滴诘问，再次毕业后呢？社会上的研究生，一抓一大把，虽说增加了就业筹码，但依然存在重归NEET一族的可能。也别说，中央两会，不就有代表提出草案，考虑延长九年制义务教育，以缓解2030人员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吗？读研倒是能给祖国可爱的教育事业做点微薄的贡献。滴滴满腹的奇思，她设想成为

杨澜，成为徐静蕾，她要挣钱，挣足够的钱，以供她干大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是个飘忽的“XX”（心想）族。我能干什么？我只会读书。如今我和她虽同处天涯，看来，道已不同矣。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做爱，苟富贵，毋相忘。何况我毕竟曾是传媒大学受众多女生青睐的“舞哥”，回想那时我在本院大学生辩论会上舌战群儒，激昂陈词，何等风光。这一夜我们共做了五次爱，MP3循环播放着费尼克斯& Pal 的《纵欲》，滴滴一遍遍激情地跟唱着：

（费尼克斯）

坐在昏暗的酒吧里把自己灌醉
透过透明的酒杯看到舞池里的人们和我一样颓废
什么样的mother fuck in DJ
scratch 性挑逗的shit这什么样的氛围
每个人都在陶醉 每个人像是在自慰
here is a sweet baby也在亲身体会
这种奇妙的感觉 she is sexy
光华的脊背 性感的嘴 闭着眼睛像是在飞
(Pal)

hey hey你知道我不累我不管你是谁
那无所谓 只是现实比我觉得压抑
我的双手碰不到未来只能碰到我的下体
你也一样追求这种刺激
在这个纵欲的 party每个人暴露原始本义

伤 祭 80

Suffering Sadness

The Sacrifice Of 1980S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清楚自己
一个乏味的社会 追求快乐没有不对
和我跳舞 喝一杯 今晚别一个人睡
(费尼克斯)

woo随节奏我们一起舞动
酒精的催动 生理的本能 哪一个在起作用
我们的身体缠在一起一起蠕动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晚上会不同
我不懂 是不是性和音乐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
打破现实枷锁让我们开始放纵
心脏加速跳动 感觉坠入黑洞
抱得越来越紧我知道这不是梦
(Pal)

越来越激烈的身体摩擦让我们快要爆炸
baby准备好了吗 你快点带我飞吧
越来越热 全身变成湿的
所有痛苦随着液体蒸发
他的双手慢慢地往下滑啊
求你不要停下 外壳开始融化
肉体的接触让我知道还活着
理想的彼岸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到达
(费尼克斯 & Pal)

快一点 慢一点 高一点 低一点
轻一点 重一点 温柔一点 强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近一点 紧一点
只羡鸳鸯不羡仙 快乐没有终点

.....

我们就是 baby。网上有人做过调查统计，说人类每次做爱的高潮时间约为 1.92 秒，我们就是要在这一 1.92 秒中死去，并通过 1.92 秒挽留我们无用的生命。我们不想颓废。第五次结束，太阳升起来，属于我们的“夜晚”又降临了，滴滴关掉了我们的手机，拿我手机时，我显出犹豫，滴滴抢了过去，滴滴说不给那两人打，通话是自寻烦恼，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更不敢虐待你，否则就要求和他们做亲子鉴定，看是不是他们亲生。

这一觉我们睡得很香。

下午三到四点，是我们的“早晨”。“早晨”我及时醒来。我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我干过短信写手，做过小报新闻记者，拉过广告，薪水少得可怜不说，每天累得贼死，还要受老板气，更不能容忍的是何来发展？苟活而已。有人说，上大学是考学生，毕业了是考家长，家长的能量有多大，孩子的就业路就有多宽。母亲是个普通护士，父亲虽在市机关工作，却只是个市志编辑员，五十岁了，去年才混个副处调。没有实职，哪来的能量？我不愿意再四处碰壁了，最初的自信，勇气，热情，换成了重叠的伤疤。在家赋闲了 280 多个日夜，每天活在他们的叹息中，愁苦里，赖在床上，不洗头，不洗脸，不刷牙。过去是他们的骄傲，现在是他们的累赘。他们老气横秋，我也要老气横秋了，我失去了所有锐气，被他们窒息得要死，还不如死去。

羅^伤祭
80

Suffering Sadness

The Sacrifice Of 1980S



手机来了 14 条短信，全是阡陌女人的：

舞儿，那个人是谁？他太没文化了，竟干涉他人隐私，我诅咒他！

2005/10/2

03: 33: 17

对不起，我的舞儿，你睡了吗？欠思量，他应该是你家人吧，父亲？我收回诅咒，请原谅！

2005/10/2

03: 35: 21

好吧，舞儿，不打搅了，你睡吧，祝你做个好梦！

2005/10/2

03: 40: 07

舞儿，看过信息了吗？怎么不回？阡陌想你！！

2005/10/2

09: 01: 45

亲爱的，别生我气了，我给你赔礼还不行吗？回个信吧！

2005/10/2

09: 11: 54

再不回……再不回……臭舞儿，我就不理你了。

2005/10/2

09: 30: 08

哈……原来，你没有开机，我真蠢。

2005/10/2

09: 40: 27

今天中午我睡觉了，做了梦，梦见了你，在我这，你比我想象的和视窗上看到的还要结实，威猛，孔武有力，能干。我放了，被你放得一塌糊涂，好幸福！

2005/10/2

14: 25: 48

舞儿，自从接触，我们共聊了31次天，我历史记录上都存着，26次视频，8次拟玩，你真的幸福吗？像你描绘的？还是仅为了解决身体需要？你爱我吗？

2005/10/2

15: 08: 40

我拨你号了，仍没有开机，你总是那么神秘，难以琢磨，发生什么事啦？告诉我好吗？记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要开心。

2005/10/2

15: 13: 13

老婆是大树，一定要抱住，情人是小草，必须要护好。栽一棵大树，种一片小草；大树下乘凉，草地上遛鸟；和谐社会，和睦家庭，这样的日子多美好！逗你开心。

2005/10/2

16: 30: 50

罗伤祭
80祭

suffering sadness

The Sacrifice Of 1980S



河南有一种稀有药材：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男女都吃了，床受不了。有人问，既然有这么好的药材，咋不多种点呢？河南人回答：不能多种，多种了，地受不了。希望你再开心。

2005/10/2

16: 32: 05

现在是下午4: 35，我设定了每隔5分钟呼叫你一次，呼够10次为止，若你仍不开机，我决心去找你……可是去哪里找你呢？你至今都不告诉我家住何方？

2005/10/2

16: 36: 31

我有急事，外出，最后一次呼叫取消了，抱歉！
晚上11: 00，QQ等你。我爱你，宝贝，一定来啊，别让我心焦。

2005/10/2

17: 22: 02

金鱼河畔发生了件大事，一个青年人要自杀，他坐在高高的小灵通信号架上。下班高峰期，越来越多的人驻足围观，熙熙攘攘，十几米宽的马路堵塞了近百米。市政府领导，电信公司干部，交警，消防队员，公安干警，电视台记者拥在前面。一个阿姨在耐心劝导。青年人来自乡下，叫赵丰，农大研究生毕业，租住“考研村”，现委身建设中的“欧陆豪庭”做农民工。阿姨说，孩子，别想不开，想想你父母，亲人，他们都很

关心你，告诉我你家电话好吗？阿姨叫他们来，现在就叫……别，您千万别叫，赵丰哆里哆嗦站起来，他呜呜地哭着，眼泪飘到了金鱼河。他说，见了他们，我就更得死了，我对不起他们，他们把我养大，培养我读书，不但报答不了他们，反而还要靠他们继续供养。

消防队员支起了天梯，一个人试探着往上爬，七八个公安拉起一面帆布。赵丰近乎咆哮起来，他不许别人接近他，他说，如果那个人再上一步，他就立刻跳下去。还是那个阿姨，阿姨也流了泪，她将双手圈在嘴上，对赵丰喊，孩子，有什么话跟阿姨说，提要求也行，阿姨是电视台记者，说话算话，一定想法满足你的要求。赵丰要求“欧陆豪庭”的老板来，他说，他们欠他八个月的工资，他就是要钱，要现金，不给钱，他付不起房租，吃不上饭，想活也活不成了。

我真的佩服赵丰，佩服他胆大，睿智。我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想死，他只是想要回他应得的钱。有机会一定与他结识。拖欠工人工资这类事情，你就是起诉了又能怎么样？是的，百分百能胜诉，可是，即便能拿到钱，说不定要等到猴年马月。对于民诉案件，法律和法官们，在那些缺少道德丧失良知的人面前，显得太苍白无力。装自杀怎么了？不就是手段非常吗？不就是扰乱社会治安吗？可对弱势群体而言，那一点也算不得卑鄙，请问，在这样的场合，谁敢不给钱，是大老板？二老板？还是几包的包工头子？任怎样厚颜的剥削者们，在大众和媒体的目光前，恐怕都要诚惶诚恐，磕头作揖了。

祭 80 殇